

“大生产”香烟鲜为人知的往事

□ 新华

在沈阳,有一点吸烟历史的人应该不会忘记一种叫“大生产”的香烟。曾几何时,在沈阳乃至整个东北地区,它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的著名品牌。它是成年人闲暇里或是疲惫时的佳品,甚至烟盒纸都是小孩子的玩物,那时各种牌子的烟盒纸犹如今天孩子们玩的各种卡片一样流行。然而,那些吸过至少是听说过“大生产”香烟的人,却未必知道“大生产”烟盒里还藏有一段鲜为人知 的故事。

1948 年 11 月,在举世闻名的辽沈战役的炮声中,古城沈阳解放了。但是,战后的沈阳城到处都是战争留下的印迹。连年战乱和国民党撤退前的破坏,使许多工厂已是破败不堪。接管各类工厂成为当时“军管会”的重要任务。东亚烟草公司第一厂这个成立于 1908 年的老厂子被接管了,接管时厂里的 33 台卷烟机仅有两台可供使用,13 台包装机破坏程度达 40%。接管后,东亚烟草公司第一厂被改名为“沈阳烟草公司”,“军管会”委派老八路出身的李淑英出任第一任厂长。李淑英到厂后深入到工人中间,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,依靠骨干组织工人们抢修机械设备,收

购烟叶,采购盘纸,目的就是早日恢复生产。

1948 年 11 月 5 日夜 间,沈阳市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,雪后的早晨,空气清新,持续 3 天的封城和夜间戒严结束了。第二天出版的《东北日报》这样描述了雪后的沈阳,“晨光中迎来了装满煤、粮的列车,汽笛声响震长空。中央大街有成批青年唱歌而过。墙上红绿标语与白雪相映”。一切都在恢复当中,人们已经开始步入正常的生活了。一名外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惊奇地表示“沈阳复活了。”也就在这一天,沈阳烟草公司开始了局部生产。接管后仅几天的时间就迅速恢复了生产,这在当时也是奇迹。

卷烟机开动了,产品生产出来了,可是新投入生产的卷烟用的却是敌伪时期的老牌子。于是,当家作主的工人们纷纷向厂长提出要求,新投入生产的香烟应该有自己的牌子。当时的东北解放区为了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,正在开展“大生产运动”。为了配合形势,李淑英和大家研究将研制的第一个新产品取名为“生产”牌。“生产”牌香烟的商标图案是一个工人头像,精神焕发,肩扛一柄大锤,旁边是齿轮。图案展示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精神面貌和积极开展大生产

运动支援前线的英雄气概。“生产”牌卷烟于 1949 年 2 月正式生产并投入市场。由于物美价廉,深受消费者欢迎和喜爱。此时,上级又及时拨给工厂周转资金 13 亿元(旧币)、煤 400 吨、盘纸 800 盘,到 1949 年底,工厂能够开动的卷烟机有 18 台,当年生产的卷烟就达到 1.8 万箱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沈阳制烟厂为了进一步提高生产牌卷烟质量,扩大销路,增加生产,对“生产”牌卷烟配方作了进一步的改进,同时对卷烟商标图案设计也作了调整。商标底色由原来的白色改为黄色,过了一段时间,又将黄色改为蓝色。香烟名称也由“生产”改为“新生产”。

1949 年 5 月 19 日《东北日报》公布的烟酒价格表上,“新生产”每条专卖价格为 121500 元东北流通币,旧生产每条专卖价格为 90600 元东北流通币。

随着人们对“新生产”这个牌子越来越喜爱,工厂觉得卷烟商标有些不尽如人意,于是又集思广益,重新设计了一个商标图案,将“新生产”改名为“大生产”。新版“大生产”商标底色为红色,正面是一个工人和一个农民的并肩头像,背景为蓝天、白云和工厂遥相呼应,象征着人民的生活红

红火火。“大生产”牌卷烟的香气别具一格,风味独特,投放市场后畅销东北三省及全国各地。

1950 年抗美援朝开始后,沈阳卷烟厂将第一批大生产香烟作为慰问品送到朝鲜战场。“大生产”香烟受到志愿军战士们的喜爱和欢迎,有的战士还将抽剩下的烟盒纸拆开,在背面写上杀敌立功的顺口溜或誓言寄给国内的亲人和工厂的工人。当时,一包包的“大生产”香烟,曾牵动着国内外亲人的心,成了他们表达思念和情感的纽带。

1951 年中央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为了整顿卷烟商标牌号,对全国卷烟商标重新进行审核登记,发现“大生产”牌卷烟全国还有几家烟厂也在生产。按规定“大生产”牌卷烟只能由一家烟厂生产,其余的厂家则撤销。究竟谁能保留下来呢?商标局认为沈阳卷烟厂的大生产牌卷烟生产时间最早,销量最大,质量上乘,不仅在东北,甚至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名气,许多在东北援助建设的外国专家也点名要求供应“大生产”。鉴于此,国家商标局决定取消其他厂家的大生产牌商标,只保留沈阳卷烟厂的大生产牌商标。

上世纪 50 年代初,毛泽东主席



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,路过沈阳时,当时的东北局给毛主席配备路上抽的卷烟就是“大生产”香烟。在中苏会谈时毛主席抽的也是大生产牌香烟。1958 年,毛主席到抚顺西露天煤矿视察时,他在煤矿负责人陪同下走进接待室,一眼就看到了桌子上放着的大生产牌香烟,他拿起香烟打量了一下,说:“大生产牌的,好啊!抽一支。”毛主席就这样一边抽烟一边听取大家的汇报。

如今,“大生产”牌香烟的辉煌历史已成往事,但“大生产”这一品牌留给人们的记忆却像飘浮的烟雾一样久久不能散去。

日本：买烟要凭成人识别卡

□ 张帮俊

在日本买烟要凭成人识别卡,持有该卡的成年人买烟时,自动售货机会读取卡片信息,信息核对无误后就能顺利买到烟。

在日本工作的表哥那儿住了一段时间,我从国内带来的香烟都抽完了。断炊了,烟瘾又犯了,我不得不去买烟了,虽然不太喜欢日本烟,可也没有法子,只好将就着了。

表哥听说我要去买烟,就对我说:“你最好带上能证明年龄认证的证件!否则,很难买到烟。”我笑着说:“我才不信呢!我就不相信,有钱还买不到烟,再说了,就算要验证身份,我相信,那么多家便利店,总会有一家能通容一下吧!”表哥说:“如果不信,我保证,等会儿你肯定两手空空回来!”

日本的便利店很多,没走几步,就有一家便利店。店员很热情地打着招呼,店里的商品蛮丰富的,在香烟专区,我挑选了一条七星香烟。走到收银台前,收银小姐接过香烟开始扫描价格,我掏出钱正要付钱,只见她用日语与手势对我笔画着什么,我明白,她是让我出示身份证,就故意装作不懂,一脸茫然的样子。这时,店老板过来了,手中拿着一张身份证对我又说了一通。此时,我故意装作如梦初醒的样子,双手摊开,他明白了,朝我鞠了一躬,说了句“斯密马森”。这句我听懂了,表哥教过我的,是“对不起”的意思。没办法,只好走人了。不甘心的我,又试了其他几家店,结果都是一样的,看来表哥说得一点都没错!日本买个烟还真得要年龄认证。

回到家,表哥见我一脸垂头丧气的样子,笑着说:“我们一起去买烟吧!有这个,保证能行!”说完,他从中掏出一张磁卡。我好奇地问道:“这是什么卡?”表哥说:“这叫卷烟护照。”

原来,日本为防止未成年人通过自动售货机买到卷烟,从 2008 年 7 月开始,日本烟草行业发行了 Taspo 卡(即所谓的“成人识别卡”)。成年人只需在卷烟销售点填写申请书,再连同身份证复印件、本人照片一同寄往烟草协会,很快就能收到印有本人照片的 Taspo 卡。持有该卡的成年人买烟时,自动售货机会读取卡片信息,信息核对无误后就能顺利买到烟。

表哥来到自动售货机前,拿出卷烟护照,对准自动识别系统,只听到“嘟”一声,表哥说:“这个声音表示识别成功。”然后,他在五花八门的香烟品牌里,选了两盒七星香烟,按确认键,只听“哗啦”一声,香烟与多余的硬币就落在出货舱里,非常方便快捷。

这时,又有一位日本年轻女子来到自动售货机前买烟。我没见她掏出卷烟护照,只是在售货机前站了一会儿,然后,在屏幕上操作了几下,烟就拿到了。等她走后,我就问表哥:“原来,日本人买烟也走后门呀!她怎么用卷烟护照就能买到烟?”表哥说:“你乱想什么呀!你看看这里,就明白了。”顺着表哥所指的方向,我见售货机上安装了一个摄像头,听表哥的一番讲解后,我才明白,原来是这么回事。

日本在全国上下 57 万台香烟自动贩卖机中使用了面部识别系统。顾客们在购买香烟时,需向安装在贩卖机上一部数码摄影机,面部识别系统随后开始将顾客的眼角纹路、骨骼结构和皮肤松弛程度等面部特征与 10 万人的面部数据相较,从而估算出顾客的年龄。日本法定吸烟年龄是 20 岁,该系统可以正确识别出 90% 的用户年龄。不过,对于那些看起来老相的年轻人或拥有娃娃脸的成年人,将被电脑归类为专设的“灰色区域”,这些顾客会被要求插入驾驶证。

表哥说:“卷烟护照有时可能会忘带了,可是,没关系,只要有了这个面部识别系统,买起烟来就更方便了。”

没有想到,在日本买烟会这样“麻烦”,不过,从他们推行出的这些招数中,对我们或许有所启发,毕竟,咱中国未成年烟民可不少。

唤醒快乐

□ 章都标

有人曾说:“愚人向远方寻找快乐,智者则在身边培养快乐。”人的一生离不开工作,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将在工作中度过。对待工作是否快乐,取决于心态。如果在工作中感到不快乐,人生真的就失去了太多,不如像我一样在工作中寻找快乐吧!

成为一名南烟人,在工作中我学到了很多技能和经验。车间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工作,由不懂到懂,从肤浅到深入,自难到易,可以说这个过程是艰辛而美丽的。在班长和师傅以及同事的教导和帮助下,我很快成为了一名普通的挡车工,我很珍惜这个难能可贵的机会。这对于我来说即是一种挑战,也是一种磨练。这段时间即磨练了我的意志,同时又唤起了我对困难的征服欲,实现了我的人生价值。当我能独当一面的时候,有一种成就感油然而来。我想,既然从事了这个岗位,就要快乐地去认真完成自己的工作,成功会带给你无比的快乐和自豪。

作为一名南烟人,在工作中寻找快乐的同时还必须要对工作尽心负责。“爱岗敬业,严谨细致,认真负责”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工作信条。对于工作要全力以赴,尽职尽责地去完成,一丝不苟地把关产品的质量,只要有认真负责、用心工作的职业素养,就一定会在具体工作中处处充实自己,提高自己。注重积累,善于摸索,勤于实践,就一定会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业绩。

让我们肩负起工作的责任,唤起责任心,培养责任感,珍惜今天所拥有的工作,以务实的态度,进取的精神,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,做好当前的工作,解决当前的问题,脚踏实地,用心工作,就一定能成就自己的梦想和报复,一定会为南烟做出有益的贡献!



□ 汪伟

提起“大重九”牌香烟,人们都不会陌生。但也许你未曾想到,“大重九”香烟会与辛亥革命有着紧密的联系。时值辛亥革命 100 周年之际,就让我们通过这枚烟标,重温那段艰辛的历史。

1911 年 10 月 10 日,辛亥武昌起义爆发,20 天后,反扑的清军直逼武昌,革命形势十分危急。当时,正是九九重阳佳节,在蔡锷等革命人士的领导下,当晚起义军冒着一腔热血奋勇拼搏,攻上五华山,占领总督署,活捉袁贵总督李经羲,彻底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封建统治。在激烈的战斗中,革命志士牺牲 150 余人,负伤 300 余人,清军死 200 余人,伤 100 余人。“重九起义”是武昌起义之外,反清斗争中战斗最激烈、代价最大的一次。“重九”烟标,

侯在上海创建了南方烟草公司,1922 年离开上海回到昆明,将南方烟草公司更名为亚细亚烟草公司。先后开发了“合群”、“射日”、“大观楼”、“金堂”、“重九”、“如意”等十多种牌号的香烟。而其中“重九”香烟质量较好,深受烟民喜爱。

庚晋侯在确立“重九”这个名称时很是费了一番心思——1911 年 10 月 10 日,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,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。在云南,10 月 30 日(农历九月九日),蔡锷将军领导的“重九起义”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势力。当时庚晋侯的哥哥庚恩赐是蔡锷将军的追随者,1918 年他在贵州“毕节行动”中遇刺身亡。由于有这番缘由,庚晋侯比较了多种方案之后,决定以“重九(9·9)”作为卷烟商标,以纪念“重九起义”这个伟大的日子。

此外,农历九月初九是中国传统

“大重九”烟标与辛亥革命

即为纪念“九一”起义而制。而当时为什么取名叫“重九”烟标?这与一个人有着直接的关系。他就是云南籍爱国人士——庚晋侯。

1920 年,庚晋

侯在上海创建了南方烟草公司,1922 年离开上海回到昆明,将南方烟草公司更名为亚细亚烟草公司。先后开发了“合群”、“射日”、“大观楼”、“金堂”、“重九”、“如意”等十多种牌号的香烟。而其中“重九”香烟质量较好,深受烟民喜爱。

庚晋侯在确立“重九”这个名称时很是费了一番心思——1911 年 10 月 10 日,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,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。在云南,10 月 30 日(农历九月九日),蔡锷将军领导的“重九起义”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势力。当时庚晋侯的哥哥庚恩赐是蔡锷将军的追随者,1918 年他在贵州“毕节行动”中遇刺身亡。由于有这番缘由,庚晋侯比较了多种方案之后,决定以“重九(9·9)”作为卷烟商标,以纪念“重九起义”这个伟大的日子。

此外,农历九月初九是中国传统

节日重阳节,民间自古就有登高、蒸糕的习俗,祝愿步步高升。农历九月,又是五谷丰登,仓满屯圆的金秋收获时节,“九”是阳数之极,中国老百姓也认为“九”是一个吉祥的数字,所谓“九近十,而不满十,有余可进”。由此,寓意着云南人民对“重九起义”的一片深情,包含着吉祥如意、步步高升美好祝愿的“重九(9·9)”牌香烟就这样问世了。抗战期间,人们把吸“重九”牌香烟视为一种爱国的举动。

然而,抗战时期的“重九”香烟已不再是亚细亚公司所生产。1930 年 5 月,云南省教育厅在接管了亚细亚烟草公司全套设备的基础上,建立南华烟草公司。后由于原辅料短缺,1944 年转租给新华烟草公司,1948 年底,又转给鸿福卷烟厂。1942 年,当时的云南省政府在着手烟叶种植推广的同时筹建云南纸烟厂,厂址就选在昆明市北郊上庄村,也就是现在昆明卷烟厂所在地。

1946 年后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与搜刮,云南纸烟厂已日渐衰落。1949 年 6 月,苗仲华接任云南纸烟厂经理,特为“重九”冠以“大”字以显威名。自此以后,“重九”牌香烟正式更名为“大重九”牌香烟。“大重九”商标图中,黄底色主要表现为九月是黄

金般的季节,菊花叶片象征九月里到处菊花盛开,麦穗与圆形及其中央“9·9”两字共同构成的图案则寓意九月是五谷丰登的美好时节,由盾牌和中央的另外“9·9”两字构成的图案,则寄寓着人们对这个品牌经久不衰的良好祝愿之情。至此,“大重九”香烟最终成型。

1957 年“红山茶”问世,1958 年“云烟”问世,这两个品牌是云南纸烟厂开发研制的高档次卷烟,之后逐步发展成为云南纸烟厂的当家产品。1963 年,根据国家的要求,云南纸烟厂改名为昆明卷烟厂,当时的“大重九”在西南卷烟产品质量评比获第一名,被树立为全国的对照牌号。

然而 1966 年,有人提出“大重九”香烟商标“是具有反动性或严重封建迷信的商标”,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,“大重九”商标被立即停印,“大重九”香烟也就消失了。

1977 年 7 月,昆明卷烟厂恢复生产“大重九”香烟,时至今日,“大重九”仍在继续生产。1978 年末,复出的“大重九”被评为轻工部优质产品,1981 年再获此殊荣,还被评为省优质产品。1987 年,“大重九”香烟被中国烟草总公司评为优质产品。1990 年,获得国际包装技术展览会金奖。

老烤房，快乐的童年记忆

□ 张宏

现在,巷道式老烤房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。而童年里,她曾经是我快乐的摇篮。

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,烟农用的烤房是土木结构的烤房,基本原料是煤和柴。烤房形成上装顶棚,棚面开排气洞,火炉为腰鼓形,小火龙平走,入气洞没暗沟,由灰洞两侧进入小火龙底部的烤房。

童年的时候,生产队里只有一座巷道式老烤房,建在村子与田野之间,烟卤飘起的烟像炊烟一样,风一吹,只有一圈一圈的波纹在村庄上四处荡漾着。每天天麻麻亮,空气里便荡漾着一股烟味,香香的,淡淡的,淡到跟游丝一般,但却迟迟不肯散去,总是在鼻翼间飘浮着。随着天色渐亮,那烟味也越来越浓,最后变成了一团团的,一球球的,有点浓得化不开,但不呛人,闻起来依然很香,也很醉人。因为是早晨,看上去那烤房顶上的烟呈一种很绿的青色,缓缓地 向天空飘去。烤烟的师傅是一个 50 多岁的老头,戴一顶退了色的用牛尾草编织的草帽,深棕色的夹口外

面扎一打布腰带,整个人的打扮和这老烤房倒是非常相配。一头棕黄色的老牛拉着采摘的烟叶走在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上,吱吱呀呀的车轮声像一曲古老的小调,在悠长悠长的乡村土路上回荡。

小时候因为我家是从另外一个村子搬家来的,所以很少和村里的小孩儿一起玩,于是没事的时候经常围着老烤房转悠,时间长了,便和烤烟老头混熟了。他很喜欢我,当我站在烤房送煤房门外时,他就叫我进去坐在他值班的床上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到进入九月份,陆良坝子就像一个临产的美少妇,既不乏青春少女的鲜活与水灵,又多了一份成熟女子的丰润与饱满。这个时候的陆良坝子,夏天正要转身却还尚未完全转身,秋天的脚步已经临近,却又还一只脚门里一只脚门外,尚未全部跨进季节的门槛。放眼远眺,那种浓绿中略微泛黄的色彩充盈于天地之间,一种未熟将熟却已丰收在望的美感沉重而又实在,仿佛你只要随便一伸手,就能牵住秋色飘飞的衣袂;走近了看,那无边无际的原野里,谷子新黄,包谷待收,辣椒红遍,荷花盛开,瓜果飘

香,经过一个春夏的春耕夏耘,一切都 将瓜熟蒂落,大自然正在调集所有的精血喂养校头的果实,冀乡大地正在调动所有的力气,准备一次隆重的分娩。

玉米成熟时,好像是年轻的妈妈背着娇小的婴儿,尤其是露出雪白玉米颗粒的玉米棒子特别像裂嘴甜笑的 小婴儿。有时候,我又觉得玉米有种异国少女的娇羞风情,那玉米棒子上的红缨就是披肩的美丽黄发。如果从远处看整块玉米,玉米更像列队的战士,站成了整齐的方队等待检阅,有一种飒爽英姿,有一种保卫家园的枭雄威武。在有雾的天气里看玉米,简直就是梦幻的世界,天和地镶嵌在一起,玉米长在云的上面,那玉米翠绿如玉无瑕,那雾白色如雪纯洁,使人神往,如列仙班,在和玉帝欣赏嫦娥仙子的轻歌曼舞。

记得,小时候的最喜欢吃火烧玉米,总觉得吃起来别有滋味,比别的吃法更香更脆。那时家里并不富裕,要吃新鲜的烧玉米得经母亲的同意。每逢放学回家,就与母亲商量烧玉米的事,母亲很和蔼,总是不厌其烦,几次三番地说:“烧玉米不能多

吃,一来对身体不好,二来嫩玉米吃着不当家,很浪费。”每次又总经不住我得寸进尺的要求,就允许我烧一个,我便欢天喜地地从地里掰来玉米棒子,剥了皮,用细钢筋插在玉米棒子上,放到生着旺火的灶洞里慢慢烤熟。待到吃过晚饭,带上烧熟了的玉米棒子和伙伴们一起上学。一路上,我有些得意,炫耀着香喷喷的火烧玉米,让伙伴们眼巴巴地看着我,伸手跟我找吃几粒玉米子,还不断地说我的爸妈太爱我了。

最有趣的是我会挑出一些嫩玉米,来到烤房请老头放到火炉里烤,烤熟了,我和老头一起吃。我吃着烤得金黄色的香喷喷的玉米,听着他给我讲的妖魔鬼怪的故事。眼前是红彤彤的火苗,望着门外远方稀稀落落的虫鸣,那种惬意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。吃完后,他便赶着拉烟叶的牛车送我回家。我躺在牛车上,默默地数着天空中的星星,不久便会在车轮发出的吱吱嘎嘎的摇晃曲中睡着了。

现在,金叶的闪光指引着我的童年驶向了远方,而那巷道式老烤房给我童年带来的欢乐,却永远珍藏在了我的记忆之中。